
說「兕」「象」

——「甲骨文所見的動物」之六*

單育辰

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、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
















本文是「甲骨文所見的動物」系列論文中的第六篇，探討了甲骨文中的「兕」、「象」兩個字。有些學者認為「兕」是指「犀牛」，本文利用出土材料、古文獻材料中的各種證據加以研究，認為先秦典籍及甲骨文中的「兕」指「聖水牛」。本文討論了甲骨文中含有「兕」、「象」二字的辭例，也討論了構形中含有「兕」、「象」形的甲骨文諸字，對一些疑難句詞做了解釋，著重探討了甲骨文中的「墜」字，認為有可能讀為「隨」。

關鍵詞：動物名 兕 象 商 甲骨文




* 小文曾請蔣玉斌、王子楊先生審閱，並依據他們的意見修正了若干錯誤，特此致謝。

說「兕」

甲骨文中有一種動物作下形：¹

型： 《合》24358  《合補》2472  《合》10399  《合》
10430  《甲》3916  《甲》3939  《合補》11301  《合》
28411  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·甲骨卷》(以下簡稱
《國博》) 261  《合》37379  《合》32631
型： 《合》10448  《合》10398  《合》10308  《合》
10433



此字舊有一些不同說法，² 後自唐蘭始釋為「兕」，他說：


《說文》，「兕如野牛而青色，象形。」蓋即卜辭之作 形，而小異耳。《說文》舊有校語云，「與禽離頭同。」則別本篆當作 是又 形之異也。然則以字形論之，甲骨刻辭中此字，當釋為兕，即《說文》之兕，可決然不疑者。〈海內南經〉，「兕其狀如牛，蒼黑一角。」《爾雅》「兕似牛。」郭注云，「一角，青色，重千斤。」〈左傳疏〉引劉欣期〈交州記〉曰，「兕出九德，有一角，角長三尺餘，形如馬鞭柄。」按兕角可為酒。《詩·卷耳》，「我姑酌彼兕觥，」〈韓詩說〉，「以兕角為之，容五升。」蓋兕角之巨可知。然則一角之獸，而其角又特大者，當為兕之形，亦皎然無疑者也。³

1 字形舉例可參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580-583。

2 參松丸道雄、高謙一：《甲骨文字釋綜覽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，1993年），頁275-276；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年），頁1602-1604「兕」條。

3 唐蘭：《獲白兕考》，《史學年報》第四期（北平：景山書社，1933年），頁123-124。

《說文》中的「𧇧」形與甲骨文字相比，確實是比較接近的，所以，現在學者都承唐說把它們都釋為「兕」。不過要注意的是，「兕」有認為是指「犀牛」者，不過在先秦時代「兕」一般指水牛。⁴ 雷煥章認為「兕」是聖水牛（一種野生水牛），他的證據如下（本文略有補充）：卜辭常見射兕記載，但犀牛難以用弓箭射殺；犀牛骨在殷墟遺存極少，不符合卜辭中「兕」出現的數量；卜辭一次獲兕常有 40 頭、12 頭、11 頭之多，犀牛不成群活動，不可能一次捕獲這多，只有是水牛才可能；從甲骨文「兕」字形看，角未立在鼻子頂端，卻總是從頭後伸出來，角也不是豎立的，卻呈弧線向外延伸，角上通常還能看到紋理，這都是水牛的特徵；《集成》1102「」即是甲骨文「兕」的更象形形體，從字形看，也是野牛（婦好墓石牛也是水牛形，也就是「兕」⁵）；《合》37398 即是在所獲之兕的頭骨上刻寫（刻有「獲白兕」等內容），從頭骨鑒定看，正是水牛；典籍中常有「兕觥」之詞，犀牛角實心，無法做觥，水角牛是空心的（洞角），才可做觥；殷墟有兩種牛類動物遺骨：牛、聖水牛，符合這些條件的只有聖水牛（參文後表一）。⁶

辰按，表一中的「牛」應是一種家牛（學名 *Bos exiguus*，或譯為北野牛），甲骨文中作「」（《合》300）形；表一中的「聖水牛」（即「兕」）則是野生水牛，現已滅絕。據表一，聖水牛的骨骼遺存達數量達 1000 以上，可見其獵獲量是相當大的，表一中麋的骨骼遺存亦達 1000 以上，其捕獲量與此相仿。

並且，典籍中「兕」與「犀」常對舉，可知並非一物：《周禮·考工記》「函人為甲，犀甲七屬，兕甲六屬，合甲五屬。犀甲壽百

4 對「犀」、「兕」為二物的考辨可參看楊蘇之：中國人對「兕」觀念的轉變，《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》第 7 期，2004 年，頁 10-18。黃家芳：「兕」非犀考，《樂山師範學院學報》2009 年第 3 期，頁 81-84。

5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墟的發現與研究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94 年），圖版四四：4。

6 德日進、楊鍾健：《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》（北平：實業部地質調查所、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學研究所，1936 年）；楊鍾健、劉東生：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，《中國考古學報》第四冊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49 年），頁 145-153。

年，兕甲壽二百年，合甲壽三百年。」《左傳·宣公二年》：「牛則有皮，犀、兕尚多，棄甲則那？」《國語·楚語》：「巴浦之犀、犛、兕、象，其可盡乎？」《墨子·公輸》：「荊有雲夢，犀、兕、麋、鹿滿之。」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：「兕、旄牛、犀、象之屬弗用。」並且，《禮記·檀弓上》說：「天子之棺四重；水兕革棺被之，其厚三寸。」《韓非子·解老》說：「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錯其爪。」從這些話來看，「兕」也只能是水牛。又如《說文》卷九「𧢲」：「如野牛而青，象形。」段玉裁注：「野牛即今水牛，與黃牛別，古謂之野牛。」⁷

「兕」在甲骨文中的辭例如下：⁸

(1) 𠄎于腹口隻(獲)白兕，𠄎于口，才(在)九月，佳(唯)王十祀多(彤)日，王來征孟方伯。

(《合》37398=《甲》3939 黃組⁹)

(2) 辛巳，王剗武丁鬲𠄎泉(麓)，隻(獲)白兕，丁酉𠄎
(《合補》11301 黃組)

















(3) 壬午，王田于麥泉(麓)，隻(獲)商戠兕，王易(錫)宰丰，寢小貥兕(貺)。才(在)五月，佳(惟)王六祀多(彤)日。

(《合補》11299=《國博》261 黃組)



7 雷煥章：《兕試釋》，《中國文字》新八期（舊金山：藝文印書館，1983年），頁84-110；雷煥章：《商代晚期黃河以北地區的犀牛和水牛——從甲骨文中的𧢲和兕字談起》，《南方文物》2007年第4期，頁150-160。後來守彬也有類似意見，參守彬：《說兕》。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08年11月6日，網址：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544。又，張之傑曾對此說有過檢討，認為至少在東周至兩漢，兕已多指野牛而非野水牛，參張之傑：《兕試釋補遺》，中國生物學史暨農學史學術討論會（廣州：2003），但其說多不確切。









8 辭例可參看姚孝遂、肖丁主編：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），頁628-631「兕」條。

9 二者拓片皆不清晰，《國際書法文獻展——文字與書寫》（臺中：臺灣美術館，2001年），頁31有清晰的照片。又，董作賓：「獲白麟」解，《安陽發掘報告》第二期（南京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30年），頁326有摹本。

- (4) 壬午，王迺（頓）于召壘，征（誕）田于麥泉（麓），
隻（獲）兕，亞易（賜）。¹⁰
（《2005 中國考古重要發現》黃組）
- (5) 𠄎（擒），茲隻（獲）兕卅（四十）、鹿二、兕一。
（《合》37375 黃組）
- (6) 茲孚，隻（獲）兕十又二。 （《合》37376 黃組）
- (7) 翌癸卯其焚, 𠄎（擒）？癸卯允焚，隻（獲）兕十一、
豕十五、虎、兔（二十）。 （《合》10408 賓組）
- (8) 壬子卜，貞：田宰，𦉳（往）來亡休（災）？王占曰：
吉。茲孚，隻（獲）兕一、虎一、兕七。
戊午卜，貞：王田朱，𦉳（往）來亡休（災）？王占曰：
吉。茲孚，隻（獲）兕十、虎一、兕一。
（《合》37363 黃組）
- (9) 其𠄎（擒）？壬申允獸（狩），𠄎（擒），隻（獲）
兕六，豕十六、麋百九十九。
（《合》10407 賓組）
- (10) 翌庚辰𦉳麋𠄎（擒）？狐庚齒，允𠄎（擒），隻（獲）
麋八十八、兕一、豕山（三十）又二。
（《合》10364+《合》10350=《拼續》454 賓組）
- (11) 貞：王其逐兕，隻（獲）？弗亞（逢）兕，隻（獲）豕二。
貞：其逐兕，隻（獲）？弗亞（逢）兕。
（《合》190 賓組）
- (12) 戊戌卜：王其逐兕，𦉳（擒）？弗𦉳（擒）？
（《村中南》244 歷組）
- (13) 旬求（咎）。之日虜止，夕兕才（在）。
（《合》24358 出組）
- (14) 壬寅卜，貞：翌癸卯王亦東泉（麓）出，出兕？
（《合》10971 賓組）

10 劉忠伏、孔德銘：安陽殷墟殷代大墓及車馬坑，收入國家文物局編：《2005 中國考古重要發現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6 年），頁 60。

- (15) 丁卯卜，才（在）去貞：奔告曰：「兇來羞。」王衷（惠）今日，亡休（災），旱（擒）？（《合》37392 黃組）
- (16) 戊午卜，才（在）演貞：王其大兇，衷（惠）駮眾駮，亡休（災），旱（擒）？（《合》37514 黃組）
- (17) 貞：衷（惠）馬亞涉兇？
貞：衷（惠）眾涉兇？
貞：其涉兇西兆？
貞：不涉？
丁丑卜，狄貞：其用茲卜？異，其涉兇同。
貞：不同涉？（《合》30439=《甲》3916 何組）
- (18) 王其射號兇，旱（擒），亡戕（災）？（《合》28402 無名組）
- (19) 後王射兇，𠄎？（《屯南》2358 賓組）
- (20) 壬子卜，衷（惠）今日隳兇？
弼隳兇？（《合》32631 歷組）
- (21) 戊午卜，狄貞：佳（唯）兇于大乙，佳（唯）主？
戊午卜，狄貞：佳（唯）兇大丁，佳（唯）主？吉。
（《合》27146 何組）

例（1）、（2），因為兇的顏色是蒼青色的（參前引《說文》，又《史記·齊太公世家》「蒼兇蒼兇」），其他顏色的極為少見，故卜辭專門標出「白兇」以記異。例（3）的「戕兇」，大概也是一種異常顏色的兇。（15）的「羞」是進的意思，如《逸周書·皇門》：「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，羞于王所。」孔晁注：「言旁自羞進。」（15）、（16）中的「」、「」（𠄎）辭例見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第1314頁，與「」（𠄎）（《合》9477，辭例見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第465頁）應為一字。「」、「」有不少學者認為與「」（《合》33223）、「」（《屯南》2260）為一字（參《甲骨文字詁林》第1192-1201頁），後者可確定為「隳」字，那「」則可讀為「隨」，（15）、（16）正也有用馬追隨、追趕兇之意。卜辭中常見的

「𪛗田」或「𪛗田」也正好可與里耶秦簡 8-355「黔首習俗好本事，不好未作。其習俗槎田歲更，以異中縣」中的「槎田」聯繫起來，「槎」崇紐歌部，「隨」邪紐歌部，二字語音極近，且都與原始田作方式有關，疑即一詞的不同寫法。不過「𪛗」、「𪛗」與「𪛗」、「𪛗」是否為同字尚未能完全證明。¹¹(15)卜問的是：兕已來到「去」地，商王今天去追趕，是否無災？能否擒獲？(17)「其用茲卜？異，其涉兕同。」其中「異，其涉兕同。」大概是驗辭。全句或許是說：要用這條卜問來行事嘛？後來的結果與這條卜問相異（相異之處可能是人或地點等等）。但在兕過河這一點上，與卜問的內容是相同的。

目前甲骨文中發現的「兕」的字不多：

一、𪛗：

 《合》32603  《合》10427

- (22) 于且（祖）丁用真？
 其真兕且（祖）丁？
 其二兕？
 其真兕父丁？
 其二兕？
 衷（惠）𪛗？（《合》32603 無名組）
- (23) 𠄎來𠄎允隻（獲）𪛗一。（《合》10427 賓組）

從文例看，「𪛗」應是母兕的意思。《合》10427 有可能也是「兕」「匕」的，不過「匕」刻的很象「人」。¹²

11 「𪛗」、「𪛗」與「𪛗」、「𪛗」之間的關係不能確定的情況，李守奎、劉波已談到，參李守奎、劉波：《續論陸字構形與陸聲字的音義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九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654-660。

12 據蔣玉斌先生告知，《合》10427中之字左邊一劃很可能是泐痕。或果如此，則此字與「兕」字無關，應是「馬」字。

二、罍



《合》28798



《合》28864

(24) 其罍，罍(擒)? (《合》28798 無名組)

(25) 罍罍，罍(擒)? (《合》28864 無名組)


「罍」字象以陷阱陷捕兕之形，其造字方法與「鼻」、「齒」、「麤」同。

三、兕



《合》4621

(26) 貞：衷(惠)兕令? (《合》4621 賓組)

「」仍是「兕」字。在甲骨文中，動物的長尾與鳥的爪子常會刻寫成「丙」形，故此字與「兕」並無不同，不過其長尾刻寫成「丙」而已。這裡的「兕」用為人名。甲骨文常常在人名用字上略加變形，以和非人名的同字形相區別，叫做「異體分工」，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。¹³

說「象」

在甲骨文中有不少「象」字，都畫為有卷曲上揚的長鼻，長尾下垂且或分叉之形。因其字十分形象且與後世文字差別不大，是最早被認出的甲骨文之一。羅振玉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：

《說文解字》：「長鼻牙，南越大獸，三年一乳，象耳、

13 參王子楊：《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3年），頁149-170。

牙、四足之形。」今觀篆文，但見長鼻及足尾，不見耳牙之狀。卜辭亦但象長鼻。蓋象之尤異於他畜者，其鼻矣。又象為南越大獸，此後世事。古代則黃河南北亦有之。為字从手牽象，則象為尋常服御之物。今殷墟遺物有鏤象牙，禮器又有象齒甚多（非伸出口外之二長牙，乃口中之齒）。卜用之骨有絕大者，殆亦象骨。又卜辭卜田獵有獲象之語。知古者中原有象，至殷世尚盛也。王氏國維曰：《呂氏春秋·古樂篇》：「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。周公乃以師逐之，至於江南。」此殷代有象之確證矣。¹⁴

其說頗精到，把所有問題都點了出來。在商代，黃河流域較今更為溫暖，很多現在在南方的動物都在其處有發現。¹⁵不過他說「卜用之骨有絕大者，殆亦象骨」，恐有問題。象骨卜辭李學勤先生曾做過研究，¹⁶李先生舉出的兩例所謂象骨，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的《合》13758，經古動物學專家初步鑒定，非象骨；《合》9681（左半部）仍待鑒定，但初步觀察，也可能不是。

根據其字形特點，可分為以下三型。

型： 《合》10222  《合》4611  《合》10223  《合》4611  《合》8983  《合》32954；

型： 《合》1052  《合》10226  《合》8984  《合》8984；

型： 《屯南》2539  《屯南》2539

14 羅振玉：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，收入《殷虛書契考釋三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444。

15 竺可楨：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，《考古學報》1972年第1期，頁15-38。

16 李學勤：關於象胛骨卜辭，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21-24。

這些字與金文中的「象」作



《集成》1512



《集成》5609



《集成》6667



《集成》2780

形相比，區別不大，前三形為圖形文字，故更象形。「象」在卜辭中的文義基本是用為動物「大象」的「象」，¹⁷如：


- (1) 𠄎隻（獲）象？（《合》10222 賓組）
 (2) 丁未卜：象來涉，其乎（呼）𠄎？射。
 己未卜：象𠄎既，其乎（呼）𠄎
 （《屯南》2539 歷組）
 (3) 辛丑卜：于𠄎象？（《合》10223 賓組）
 (4) 貞：生月象至？
 不其至？
 貞：令亢目象，若？（《合》4611 賓組）
 (5) 戊辰卜：雀不其以象？
 戊辰卜：雀以象？
 己巳卜，雀以獠？
 己巳卜，雀不其以獠？（《合》8984 自賓間類）
 (6) 𠄎宥貞：𠄎以象出且（祖）乙？（《合》8983 賓組）

其中（5）以象、獠對文，貞問是否能貢獻來象、獠這兩種動物。（6）是以大象對祖乙進行出祭，是非常罕見的祭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武丁晚期之後，卜辭中再也見不到獵獲象的記錄，大概是在殷人的濫捕濫殺下，這種大型動物在安陽一帶已經基本絕跡了。



17 辭例可參姚孝遂、肖丁主編：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，頁 631-632「象」條。字形舉例可參李宗焜：《甲骨文字編》，頁 584-585。但這兩書中摻雜很多非「象」而是「兔」的字形，要注意分別。

- (7) 于癸亥省(省)象，易日？ (《合》32954白歷間類)
 (8) 丁酉卜，爭貞：象(?)象？
 貞：象(?)不其象？ (《合》1052賓組)


(7)中的「象」有可能是地名，不過也可能指「大象」這種動物。(8)中的「象」字義不詳，但應是動詞。

在甲骨文中，目前發現的用「象」來造的字只有一種，就是「為」字。《說文》卷三「為」字小篆作「」，云：「母猴也。其為禽好爪，爪母猴象也，下腹為母猴形。」其說解有誤，上引羅振玉已言從甲骨文看，「為」實象手牽象之形，會義為「做為」的「為」。



- (9) 癸未卜，般貞：王為祀，若？
 (《合》15189=《前》5.30.5賓組)
 (10) 己丑卜，彭貞：其為嚮(協)，卒？
 (《合》30282何組)
 (11) 丙寅卜，古貞：乎(呼)為同業
 (《合》13625⊂《醉古集》268賓組)

以上在卜辭中都是「做為」的意思。在甲骨文中，還有很多「作寶」的辭例：

- (12) 己丑卜，般貞：我勿為宀(寶)？
 丁未卜，般貞：勿為宀(寶)？
 貞：我惠(惠)宀(寶)為？ (《合》15179賓組)
 (13) 己丑卜，般貞：我惠(惠)宀(寶)為？
 (《合》15184賓組)

(14) 癸酉卜，爭貞：東(惠)宀(賓)為？

癸酉卜，爭貞：我乍(作)邑？

(《合》13490 賓組)

張玉金曾把《合》6497「我其已宀(賓)乍(作)，帝降若？」中的「賓」與《合》14206「癸丑卜，爭貞：我宅茲邑大宀(賓)，帝若？」《合》30347:「癸亥卜，彭貞：其又于矣？癸亥卜，貞：于宀(賓)？」合觀，把「賓」理解為「人居住的房屋」，¹⁸ 應該不誤。(12)–(14)的「賓」也應如此理解，(14)的「作邑」與「作賓」同卜(《合》14206亦二者同卜)，也可證明「賓」確有房屋之意。上舉諸例的「作賓」就是造作房屋。

表一：1936及1949年鑒定的殷墟哺乳動物種類¹⁹

| 已知種類 | 新加種類 | 估計總數 | 備 注 | 已知種類 | 新加種類 | 估計總數 | 備 注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家犬 | | 100 以上 | | | 犀牛 | 10 以下 | |
| | 狐 | 10 以下 | | 馬 | | 100 以下 | |
| 狸 | | 100 以下 | 指貉 | 腫面豬 | | 1000 以上 | 一種家豬 |
| 熊 | | 100 以下 | | 豬 | | 100 以上 | |
| 烏蘇里熊 | | 10 以下 | | 獐 | | 100 以上 | |
| | | 100 以下 | | 鹿 | | 100 以上 | 屬梅花鹿 |
| 虎 | | 100 以下 | | 四不象鹿 | | 1000 以上 | 指麋 |
| 豹 | | 10 以下 | | 殷羊 | | 100 以上 | 一種家羊 |
| | 貓 | 10 以下 | | 山羊 | | 10 以下 | |
| 鯨 | | 10 以下 | | | 扭角羚 | 10 以下 | |
| 黑鼠 | | 100 以下 | | 牛 | | 100 以上 | |
| 竹鼠 | | 100 以下 | | 聖水牛 | | 1000 以上 | |
| | 田鼠 | 10 以下 | | 象 | | 10 以下 | |
| 兔 | | 100 以下 | | 猴 | | 10 以下 | |
| 獾 | | 10 以下 | | | | | |

18 張玉金：論甲骨文中的「賓」字及相關問題，《古漢語研究》1996年2期，頁5–11轉4。張玉金：卜辭「我其已矣乍帝降若」再解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一輯（南寧：廣西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72–179。

19 此表根據德日進、楊鍾健《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》和楊鍾健、劉東生《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》繪製，「已知種類」指《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》一文所鑒定的種類；「新加種類」指《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》一文所鑒定的種類。

Comparing two Animal Terms in Oracle-bone Inscriptions

SHAN Yuchen

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, Jilin University;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
Unearthed Documents and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Studies

The data of animal names in oracle-bone inscriptions are very rich, but also present many problems.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, arrangement and study of the data of animal names in oracle-bone inscriptions and in classical documents, we examine the *buffalo* (*si* 兕) and *elephant* (*xiang* 象). First, we confirm the opinion that *si* refers to one kind of buffalo (*Bubalus mephistopheles*), not to the rhinoceros. Secondly, we interpret some sentences that contain *si* and *xiang* in oracle-bone inscriptions.

Keywords: Animal names, *buffalo*, *elephant*, Shang, oracle bones